

这是一本由日籍摄影师胜山祐芳拍摄的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,摄影集出版于 1941 年 4 月 15 日,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半年多时间里。所谓写真集,是日本人的叫法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摄影集。

画册用意为何?

摄影集的封底没有标明具体页数,页与页之间也未著页码。从照片编排来看,有些凌乱无序,捉摸不出编辑人池上清德的意图。细细翻阅整本摄影集,发现分类较细,海南的交通运输与搬运、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等图片夹杂错落,而拍摄海南的海口、文昌、琼山、定安等地的照片,不是将所介绍的市县齐整地归类,而是穿插在其他内容的图片中,且介绍的侧重点各有不同。

海南师范大学张兴吉教授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,从摄影集的图片编排来看,很难说明这本集子是仓促之作。因为集子从编辑到出版、发行,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。“这本摄影集,是专程由日本人带回到日本名古屋印刷后,再运回海口出版发行的。”

在画册的封底,清楚地注明了审核单位、摄影人、发行兼编辑人、印刷人、印刷所、发行所及出版发行的时间。“可见当时日本人的严谨与别有用心。在此时出版摄影集,更多的是向日本国民宣传海南这片他们踏上的异国土地的现状,摄影集就是起到扩大宣传所侵占地的目的。”

事有凑巧,早在 2008 年,张兴吉教授就花费 305 元人民币在网上购得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一本,只不过,他买的是一本大开本的摄影集。“在海南省档案局所见的估计是个小开本摄影集,这一大一小两个版本的摄影集,出版发行时间同为昭和 16 年 4 月 15 日。(1941 年 4 月 15 日)”张兴吉说。

张兴吉收藏的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,与之收藏的另一本由朝日新闻

社昭和 14 年 6 月 5 日(1939 年 6 月 5 日)发行的《支那事变写真全辑(五)海南岛·南昌作战》,内容几乎一致,只是少了卷首的海南岛地图,其中也没有彩色照片。

张兴吉认为,书名中所谓“南支”的提法不准确,只有广东的内容,不足以称之为“南支”。

交通运输与搬运

在交通运输与搬运方面,一张介绍渡口的图片中这样写着:“义渡,台湾也有之,是为了便利行人所设的义务渡船。海南岛,比较(台湾)而言,平地居多,故而河流宽阔,因架设桥梁的地方并不多,于是就有众多的渡口。这是从琼山到文昌间横渡南渡江,将每辆汽车(的人)乘船运往对岸的方法。全岛皆用此法,不仅仅有此处。”“海口、琼山、文昌间为首,各方向都开设了交通班车,道路虽大多完好,但(穿越)河流的情况却没有变化。所谓义渡仅可以渡人,而不能渡班车,这里是将班车载载到对岸的船,的确是少见而有趣的风景。”

在海南的东部、西部一带,摄影师将镜头对准了交通运输的另一种方式,那就是利用牲畜来运输。“牛车是牛运法之一种,在崖县、陵水、感恩等县的平地地区最多使用。其二是所谓牛拖法,即将木板穿一大孔,用绳或藤挂在牛头上,进行拖拉的方法。在崖县、陵水、黎峒,是普通的搬运方法。此外,人运法是适用于险峻山地的人力搬运方法,因黎工的搬运费用极为低廉而广泛使用。水运法及船运法则是如字面意义所说。”“在市区,有汽车、人力车,也偶见使用轿子。马很矮小,不适于农耕,可在骑



卖荔枝的海南妇女

海南档案揭秘

轻缓地翻阅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,我们发现,早在昭和 16 年(即 1941 年),日军侵占海南时期,在日籍摄影人胜山祐芳的眼中,海南的风光、风情及地理人文风貌,便已如此迷人和让人充满无尽的遐想。

2011 年岁末,承海南省档案局(馆)的鼎力支持,海南日报记者查阅了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,揭开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人眼中真实的海南的神秘面纱。这是一本较为完整地记录和体现日军侵琼时期海南岛的自然资源、地理概况、气候概况、人口、民族、华侨、农业、工业、交通运输、经济贸易、人民生活、风光、风情及人文风俗等的黑白摄影集。透过海南师范大学教授、留日学者张兴吉的讲述,一些原本模糊的历史细节变得清晰。



海口市(其二)

本版图片选自省档案馆提供的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

日本摄影师眼中的海南 1941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卓兰花 通讯员 张玲

乘、牵引或驮运时使用,儋县、崖县、昌江、感恩各县使用甚多。因饲养方法欠佳,其步伐缓慢,普通一匹马价格仅有二三十元。”(《乘坐与搬运》)

当时的海南岛,各地的交通状况都在摄影集里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交代,摄影人极为有心,将当时海南的交通要塞及交通工具以图片的形式,让日本国及其以外的人对海南岛有个直观的认识,这对于其战略性的扩张也是极有帮助的。

图片聚焦海口

作为重要的出入关隘,海南岛上的海口市一直是当时日军驻扎的重要据点。在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中,关于海口的图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,涉及地理概况、贸易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、人口、物产等等。

如:“海南岛第一都市,在琼山县之北,南渡江口,当雷州半岛联络之门户,且为与基隆、香港、广州、北海、暹罗、安南、新加坡各港口之间定期航班的中转港,(海南岛)进出口之大半在此集散。本市虽属琼山,民国 15 年成为独立市,设海口市政厅,面积一平方里,(七七)事变前约有四千三百户,人口五万二千,常住外国人有 40 人。现在以台拓为首的各种会社纷纷进入,其(职员)人数有 800 人。

市街之中,高楼大厦如云,比肩而立,完全具备近代都市的景观。稍出郊外,也是整齐的田园,在自然的大公园中所呈现的都市之姿,预示着其富足都市的未来。”(《海口市<其一>》)

“输入物资主要有杂货、棉布、石油、米、白糖、面粉、化学制品等,输出物资有牛、猪、家禽、鸡蛋、牛皮、槟榔、红糖、芝麻、瓜子、籐、盐等,年贸易额达一千数百万,每年是入超的情况。照片所示是“海口的银座”新兴街。”(《海口市<其二>》)



三亚壹民舟

“全市商店数量在五百家左右,其中以旅店、布店、洋杂货店最多,米店、海产店次之;唯一的日本人商店胜间田洋行药材店即在此处。(本市店铺)资本甚小,最多者不过二万元。民国 23 年度营业税征收额有一万四千八百元。”(《海口市<其三>》)

“琼州(海口)虽由天津条约而开港,而事实上开港则是在 1876 年在海口设立海关开始,数十年间,不见重大的发展者,皆因港口不良所致。修筑港口的计划虽屡经提出,但得不到实施,因港口的缺陷,加之有滩浅与流激之弊,大型轮船不能入港,故而有如东部清澜开港,则本港必见衰微之说。”(《海口市<其四>》)

“占尽与大路交通的便利以及南渡江的水利,无疑海口的地位不会骤然丧失,而且今日发展的气氛,全不见旧时的疲态,呈现日益繁荣的状态。全岛交通网完备,市内交通也几乎与台北市一样。因没有铺设铁路的必要,反而促进了汽车业的发展。”(《海口市<其五>》)

“海口位于南渡江的河口,因泥沙堆积,港口水深不足,故而轮船不得进出。轮船多在海湾中距岸二三百海里处停泊,客货的载卸全赖帆船,涨潮顺风要用两个小时,反之,则要五六个小时,如此不便之港口,所以成为本岛商业中心,只是因其当雷州半岛、香港、海防等交通之要冲,且有南渡江水运便利之故也。”(《海口市<其六>》)

至于画册中还附带介绍了海南琼山的五公祠、文昌的清澜港、海口的秀英炮台,琼海的嘉积、乐会及博鳌港,以及三亚港市及崖县,此外,还用了约 16 幅图片,较为详尽地展示了海南中部地区黎苗部落,主要是黎族人民生产、生活的场景。最为让人捉摸不透的是,这本《佛印南支海南岛写真集》里,还增刊了广东(即画册所谓的“南支”的部分内容)、汕头,及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些寺庙、教堂、壁画等遗址及其它。

张兴吉认为,增添这些除了海南以外的图片,可能是为了使摄影集丰富多彩,内容繁多,吸引更多日本人来海南。可见,1941 年 4 月出版的摄影集,已经将诸多海南的信息传递了出去,日军对海南的侵占和重视程度已上升到战略高度。图